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七至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張元任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三

起上章敬祥盡宣  
武君薨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拔隔城  
見上卷

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

泉下當  
有池字

壬申

還宮地豆干頻寇魏邊

北史曰地豆干國在  
室韋之西千餘里

夏四月

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頤新城之子也

新城當作新城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考異曰陽平王頤帝紀作熙又作贍今從本傳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彥等來聘

散悉重翻騎奇寄翻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

隋書庫莫奚東部胡之種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

漢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寇鈔後單稱為奚魏高宗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等

郡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

將即亮翻

秋七月辛丑以會

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

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

劫謂劫盜也會工外翻緬彌充



翻雍於用翻

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山

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侯

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

考異曰齊書作世

子休留成今從魏書

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

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

冠古玩翻推吐

雷翻

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

復扶翻仕進

無嫌 荊州刺使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

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

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帶仗左右使之帶器

仗而衛左  
右因名

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

數所角翻  
犒苦到翻

又私

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

襖烏  
浩翻

長史高平劉寅

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啓上敕精檢

言精加  
檢校也

子響聞

臺使至不見敕

使疏  
吏翻

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愈

愈羊  
茹翻

典籤吳修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祕而不言修之曰既

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

修之言方便  
答塞欲為子

響道地也景淵言應先檢校  
欲依敕行之也塞悉則翻

子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

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江愈聞皆已死怒壬辰以

隨王子隆為荊州刺史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

討子響

將即亮翻

僧靜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

忿不思難故耳

少詩治翻難乃旦翻

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

官忽遣軍西上

上時掌翻

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

敕上不答而心善之

不答而心善其言蓋天性所在而未敢撓國法也

乃遣衛

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

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

齋仗天子齋內精仗手也茹音如帥讀曰率

敕之曰

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為諧

之副

按齊書張欣泰傳時為南平內史當作南平

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

勝既無名負成竒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

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

也

夏戶雅翻

諧之不從欣泰興世之子也

張興世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

始二

年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

燕尾洲在江津戌西江水至此北合靈溪

水

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

不作賊直是羸踈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

使踈吏翻舸古

我翻

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

將引

也

子響唯灑泣

灑泣揮淚也

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

饌雞鵝翻又雞

翻曉

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

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

錄收也使疏吏翻

子響怒遣

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

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

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

去

操七刀翻射而亦翻艇待鼎翻小船也

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

至

將即亮翻

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艫沿流赴

建康

舳舻亦小船也舳舻莫幸翻

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

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

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

異曰齊書曰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詔賜死蓋蕭子顯為順之諱耳今從南史按順之梁

武帝之父蕭子顯者仕梁朝而作齊書故通鑑言其為順之諱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

踰山海分甘斧鉞

分扶問翻

敕遣詣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

旗入津對城南岬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

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怖懼

怖普布翻

遂致攻戰此臣之罪

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

希望

也宅謂建康諸王宅也

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

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

塞則翻

復扶又翻

有司奏絕子響屬籍

屬籍宗屬之籍也今謂之玉牒

削爵土易姓

蛸氏

蛸相邀翻與蕭音相近

諸所連坐別下考論

謂子響之黨當連坐者別行下

考覈論定其罪也下戶嫁翻

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

左右

斷句

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

法亮頗為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

表請收葬子響不許

子響先嘗出繼姦故以舊恩請收葬

貶為魚復侯

魚復

縣時屬巴東郡應劭曰復音腹

子響之亂方鎮皆啓子響為逆兖州刺

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

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為知言

省悉景翻

臺軍焚

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

陽樂藹屢為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

見賢遍翻

藹應對詳

敏上悅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繕修廨

舍數百區

廨古臨翻

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九



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勺音酌挹抒之器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

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

椿諫曰

據北史楊椿傳時為中部法曹華戶化翻

陛下荷祖宗之業

荷下可翻臨

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僵居良翻羣下惶灼

莫知所言

惶恐也遽也灼熱也

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

孝經曰三日而食教

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

揚椿此語說出魏孝

文心

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

偽為于翻

於是諸

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

兆域謂葬地從先帝之兆

及依漢魏

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

公除者以天下為公而除服也

詔曰

自遭禍罰恍惚如昨

恍惚思念益深之時也

奉侍梓

宮猶希髮髯

事死如事生猶冀髮髯見之也

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

月王公復上表固請

復扶又翻

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

宜情所未忍

謂未忍公除也衰讀與縗同倉回翻

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

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

從才用翻

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

法常

法也不撤武衛備不虞也

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

陵在方山不從

金陵之兆

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

比並也並當別叙在心之所欲言比毗至翻

己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

門右

據魏紀太和元年起朱明思賢門蓋平城宮之南門也

與羣臣相慰勞

勞力到翻

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

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

服

從才用翻

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

四祖者高祖昭成帝

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

陛下以至

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

禮喪大記曰君之喪

子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注云二十兩為一溢於粟米之法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穎達

曰案律歷志黃鍾之律其實一簋律歷志合簋為合則  
二十四銖合重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  
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百二十斤為  
石則一斗十二斤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  
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  
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  
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為未一升二十  
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陳言曰以紹興一升得漢  
五升晝夜不釋經帶喪服麻在首腰皆曰經首經象緇布  
冠腰經象大帶經之言實也衰之言  
摧也衰經明中實摧痛也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

情奉行先朝舊典

朝直遙翻

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闕言朝夕

食粥粗可支任

粗坐五翻任音壬勝也堪也

諸公何足憂怖

怖普布翻祖

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

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

式或所未悉

典記謂經典傳記也

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

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

游明根高

閭時以儒鳴故帝別與之言

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

服之變皆奪情以漸

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哭之外哀至則哭也既葬而虞既虞而卒

哭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三年之喪服漸衰期而小祥既祥而練再禭而大祥既祥而禫又三月而除服卒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

等伏尋金冊遺音

蓋以文明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

踰月而葬葬而即

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

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

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

宋明

帝秦始皇七年魏孝文受禪至是十九年此言在位過紀

蓋以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顯祖方殂踰年改元太和至

是十四年故云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

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

文之制閭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懷

懷干請

懷洛侯翻懷  
懷敬謹貌

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

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

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

闇音陰

唯欲衰麻廢吉禮

衰吐回翻下衰  
經除衰從衰同

朔望盡哀誠情

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

主蓋亦誣矣

孺慕如孺子  
之慕父母也

秘書丞李彪曰

曹操為魏王  
置秘書令丞

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閒然

閒古  
寬翻

及后

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

漢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戌葬史

不書公除之日此言葬不淹旬尋已從吉以漢文三十六日釋服之制推之也然漢章不受譏

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

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

而已哉

衰倉回翻嗤充之翻

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

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

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

衰麻復聽朝政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



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

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

不違

近其斯翻易以鼓翻去羌呂翻漢武帝時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

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往問其友人和侯和侯與之辨難往復而王孫終守其說和侯曰善遂羸葬晉人皇甫謐字士安著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殮身棺槨所以隔真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

遽條裏尸擇不毛之土穿阮下尸遽條之外  
便以親土若不如是則冤悲沒世其子從之今親奉遺

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

其父之道可謂大孝

引論語孔子之言

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

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

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

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

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

年之喪則宗廟之祭將至廢闕也

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

朝直遙翻

恒戶登翻

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

詩曰

無母何恃  
喪息浪翻

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

賴蜀本作想當從之  
否則賴字衍歆尹今

翻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

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

治直吏  
翻下同

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

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

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

盛夏商

夏戶  
雅翻

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

如此之意未解所由

解戶買  
翻曉也

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

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

虞之慮

虞防也

帝曰魯公帶經從戎

據史記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反淮夷徐戎

亦並與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經從戎也

晉侯墨衰敗敵

春秋時晉文公卒未

葬襄公墨衰經以敗秦師于穀衰倉回翻敗補邁翻

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

緋無嫌

鄭玄曰越猶躡也緋輜車索孔穎達曰未葬之前屬緋於輜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

躡此緋而往祭故云越緋緋音弗輜初倫翻索悉各翻

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

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

哀而諒闇終喪者

闇音陰

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

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

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

厯事五帝

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并孝文爲五帝尉紆勿翻

魏家故事尤諱之後

三月

尤諱猶云大諱也尤甚也死者人之所甚諱也

必迎神於西襮惡於北具

行吉禮

此魏初所用夷禮也襮如羊翻

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

皇始道武帝年

號

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

此乃平日所不當行

言不當用夷禮

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

謂居喪諒陰三年不言也

不應如此喋喋

喋徒協翻喋喋多言也便語也

但公卿執

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號戶高翻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已欲廢之盛寒閉於

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

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

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

穆崇魏開國功臣

又有宦者譖帝於

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

亦不復追問

不復追問譖者為誰復扶又翻

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

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

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

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

疾不治事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屬托也屬疾猶言託疾也治直之翻

由是長史伏登

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

將直亮翻下同

錄事房季文

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

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

襲州治也

執法乘謂之曰使

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

書讀之

復扶又翻

登之曰使君靜處

處昌呂翻

猶恐動疾豈可看

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

任音

十一月乙

卯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嶺即大庾嶺也史言徒讀

書而無政事者不足以當方任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

言

少詩治翻朝直遙翻顗魚豈翻異曰齊紀作孔覲今從齊書南史

考

以為食貨相通

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甚貴其

傷一也

李悝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士工商悝苦回翻

三吳國之關與比歲

時被水潦而糴不貴

比毗至翻被皮義者

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



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為累輕

累力  
瑞翻

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

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

意謂錢為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

省工而易成

易以  
敢翻

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

走下

用漢晁錯之言趨  
讀曰趣走音奏

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

為非而陷之於死豈為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偽者多

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

磨取鉛

漢初行半兩錢及焚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盜磨其漫面取其鉛以更鑄作錢元狩鑄五銖文

漫兩面皆周匝為郭令不得磨取鉛鉛音谷銅屑也

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

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

少詩治翻

王者不患無銅乏工

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

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

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

復扶又翻

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

無輕

不衷者不得輕重之中也

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

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

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

異錢謂其大非五銖者

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為禍既博鍾弊于今豈

不悲哉

鍾聚也

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鏐

沈持

林翻鏐書藥翻

所失歲多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引漢枚乘之言

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

喪息浪翻

民何以自存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鑄錢重五

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剪鑿

斷音短禁截也

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

稱尺證翻合音  
間合少為多也

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

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塞

則翻樂  
音洛

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

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

悛士倫翻  
又丑緣翻

蒙山下有嚴道銅山

舊鑄錢處可以經略

蒙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十  
里此即漢鄧通鑄錢舊處

上從

之遣使入蜀鑄錢

使疏  
吏翻

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自太祖

治黃籍至上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

事見上  
卷四年

至上謂至武帝時  
治直之翻下同

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

聽復

注籍也

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長沙威王晃卒

諡法勇以果毅曰威

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

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

有餘然不諳百氏

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率以門地用人選須絹翻語爲舍翻恐

不可居此職上乃止以百濟王牟大爲鎮東大將軍

百濟王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爲天子

討除蠕蠕

使疏吏翻爲于偽翻蠕人充翻

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絲百

匹

褶音習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

信東室

自居焉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  
皇信東室蓋皇信堂之東室也

詔太廟四時

之祭薦宣皇帝起麴餅鴨臠

起麴餅今北人能為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噉之亦謂

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麴餅入教麴中令鬆鬆然也  
教俗書作酵麴莫甸翻孟說曰臠音郝肉羹也

孝皇

后荀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柶炙魚

茗茶也本草曰

茗苦茶郭璞曰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柶類篇云色  
責翻慘也又側革翻粽也南史虞悛作扁米柶蓋即今

之餽子是也可以  
供茶炙之石翻

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

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

為于  
偽翻

乃命豫章王

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

杜佑曰蕭齊之世有清溪宮後

改為華林苑據卞彬傳清溪在臺城東宮又在清溪之東建康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發源

於鍾山接於秦淮謂之清溪

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

國之典

屈九勿翻芰奇寄翻芰也去羌呂翻屈建屈到子也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

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况

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

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

左傳僖三十一年狄圍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謂

已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

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相息亮翻而况降祀祖考於私室

使庶婦尸之乎

豫章王嶷與帝同母帝為嫡故通鑑以嶷妃為庶婦尸主也

初魏主名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

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

後周武帝遜吐谷渾置洮陽郡唐洮州及臨潭縣所

治即洮陽城也泥和即水經注所謂迷和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郡城本名洮陽

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峻險今謂之洪和城吐從墩入聲音浴洮音七刀翻

二月



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戎

魏枹罕鎮將帶河州刺史枹音

虜將音即兩翻長音知兩翻

魏主許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

郎謝竣如魏弔

散音悉宣翻駢音奇寄翻竣音七倫翻又丑緣翻

欲以朝服行

事

朝音直遙翻下同

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

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

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

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

禮淹曰吉凶不相厭

厭於葉翻

羔裘玄冠不以弔

論語記孔子容止有

是此童稚所知也

稚直利翻

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

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

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日二國之禮應相準望

準揆平之物又其義

擬也倣也對看為望月有弦望後漢律歷志分天之中相與為衡謂之望謂月望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

之言義取諸此

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

亦不以為疑

帝即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弔也昭明欲以是抗止淹耳

何至今日獨

見要逼

要讀曰邀

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

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

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如黃金璫

貂尾以飾之晉宋以後王公皆冠貂蟬使疏吏翻

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

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

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

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

者無親

考經之言

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既

戎服不可以弔

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使疏

吏翻褶音習

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

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帽給昭明等

幅苦洽翻

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

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

淹

考異曰揚松圻談叢作朱又云自著作郎遷著佐郎

今從魏書

賜絹百匹昭明駙之子也

裴駙松之子注史記行于世駙音因

始興簡王鑑卒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

亥朔設薦於太和廟

太和廟據北史作太和殿水經注太和殿在太極殿東堂之東魏書

帝紀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

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

益亦不能及  
替矣飯扶晚

翻乙丑復謁永固陵

復扶  
又翻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

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

謂湯以六  
事自責也

固

不在曲禱山川令普天喪恃

喪息  
浪翻

幽顯同哀何宜四氣

未周

謂一蕃而四  
時之氣始周

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

譴去  
戰翻

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

為于  
偽翻

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

言行喪禮  
興百王之

墜與而正  
其失也

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

朝直

遙翻袁吐回翻

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

奉使

據魏紀上即位之初年至三年彪凡四來聘是年再聘通前凡六使疏吏翻

上甚重之

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左傳晉趙武自宋還

過鄭鄭伯享之于垂隴七穆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若貺

已卯魏作

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

魏主太和四年起東明觀觀古玩翻更工行翻

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

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

委情義無間

斷丁亂翻

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乙

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戌克之俘三千餘人

丙辰魏初造五輅

五輅玉金象革木也

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

射王奐為雍州刺史

為後誅與張本雍於用翻

丁未魏濟陰王鬱

以貪殘賜死

濟子禮翻

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

已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

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

道武

帝天興初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少詩治翻

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

明元帝追尊道武帝為烈祖

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

祖顯祖為二桃

鄭玄曰廟之為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象貌也桃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

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

尚書禋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摯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



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  
為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  
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為此說  
近得其實張覺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  
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禋之言  
烟周人尚臭烟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

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

先悉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

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即鬼諫之道壇也乙巳帝

引見羣臣見賢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考異

作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今從本紀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

從王詔園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

著之於令

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注曰凡大祭曰禘大祭

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虞夏殷周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告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太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為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杜佑通典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員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

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員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員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員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員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特約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員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員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

自既灌以往據爾雅禘大祭也諸佐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員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員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於義為長鄭以員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祭從王禘是祭員丘

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讀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

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

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

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崢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

事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于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廟于白登西宣武帝至泰

常五年始改謚道武水經注雞鳴山在廣寧郡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筭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因名為磨筭山每夜有野鷄羣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為鳴鷄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太馮宣王廟在武帝保母竇氏葬崢山別立寢廟崢音郭

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

馮宣王太后父朗也為秦雍二州刺史生后于長安後謚

文宣王因立廟長安雍於用翻

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

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

鄭衆曰風師箕也雨

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台上台也

明堂祭

門戶井竈中霤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音力又翻

四十神

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朝直

遙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

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

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

日月所會謂之合朔月生明謂之朏月之三日也朏數尾翻

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

者為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

言求卜祥日

此小祥也

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

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於廟帥羣臣

哭已

已畢也帥讀曰率

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

幘

隋志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

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縞古老翻

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

素紃

紃匹毗翻又必二

白布深衣

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

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社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

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

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幘

弁缺四隅謂之幘傳子曰幘先未有

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袂去羗呂翻

既祭出

廟帝立哭久之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冬十月魏明堂太

廟成 庚寅魏主謁永固陵毀瘠猶甚穆亮諫曰陛下

祥練已闋號慕如始

古者既祥而練闋古冗翻終也說文曰闋事已也號戶刀翻如始言



如初有喪

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

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

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饗輿時動咸秩百神

秩者序而祭之

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

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

衷善

也正也適也

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禪於太和廟

禪徒感翻除服之際也

衣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

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

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

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

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簷為述乘輿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

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簷為述駁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因漢制前加金博山述述即鵠也鵠知天雨

故冠像焉前有展簷宋因之又加黑介幘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武帝因之復加冕於其上謂之平天冕隋因

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縷樂縣而不作

縣讀曰懸

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新作太廟

成故遷主新廟帥讀曰率

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諸牧守

守式又翻

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羣臣季

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

朝直達  
褶音習

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

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

麗力

知翻

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

為于偽翻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盂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本以皂絹為之今制素者以舉哀

舉哀於東郊遣

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乙酉

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

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

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

克姑臧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並存之其  
夏克長安獲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

後累朝無留意者

朝直  
遙翻

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

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

石羽族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修

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

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

此晉泰  
始也

律文簡約或一章之

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

處昌  
呂翻

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

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

二注表奏之

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刪定郎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

詔公卿八座

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

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

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袞裏

袞與帙同

冤冤猶結於

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

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

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

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

幾居希翻

詔從其請

事竟不行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

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簪等

物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為下范諸農攻當根

純張本使疏吏翻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

朝直遣翻

有司奏

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

曰利建雖古未必令宜

易曰利建侯

經野由君理非下請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鄭玄注云經謂為之里數

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

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

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

知尚書都曹事也

賜以不死之詔太后

殂承祖坐賊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

將軍封佞濁子

悖蒲內翻

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

附以求利

趨七喻翻

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

從母即姨也從才用翻

獨

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

之樂

樂音洛

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

彊其兩翻下彊使同

則曰

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

餉祥吏翻  
著則略翻

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

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

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

特赦之李惠之誅也

事見一百三十四卷  
宋順帝昇明二年

思皇后之

昆弟皆死

魏孝文諡其母李  
貴人曰思皇后

惠從弟鳳為安樂王長樂

主簿長樂坐不軌誅

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  
元元年從才用翻樂皆音洛

鳳亦

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既而魏主

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引見謂曰



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

先世謂惠及鳳見賢通翻

王者設官以待賢

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為伯去其軍號

軍號將軍之號也去羌呂翻

時人皆以為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

薄太常高閭嘗以為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

安祖弟興祖為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

山公謚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

樂 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

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

鄭氏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

自

是每朔依以為常

散騎常侍庾萇等聘於魏魏主使

侍郎成淹引萇等於館南瞻望行禮

祀明堂登靈臺之禮

辛酉魏

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

五行之次也

中書監

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

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

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

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立朔且魏之得姓出

於軒轅

魏書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據史記以匈奴

奴為夏后氏苗裔蓋有此理

臣愚以為宜為土德

按魏書帝紀道武天興元年羣臣奏

國家承黃帝之後宜為土德高閭蓋申前議耳

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

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於桓穆志輔晉室

事並見晉

紀神元力微也桓帝狩亳穆帝猗盧好呼到翻

是則司馬祚終於邲鄆

河南郡河南縣

周之王城即邲鄆也邲古洽翻鄆音辱

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

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

漢律歷志曰祭典曰共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

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彊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卒

子恤翻其讀曰恭

况劉石苻氏地徧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

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

水德祖申臘辰

考異曰禮志太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六年正月壬戌詔

定行次以水承金蓋志誤以六為五耳

甲子魏罷租課

租課李延壽魏紀作袒裸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非烈祖之胄

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蠻王桓誕亦降為

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

長孫道生以功封上

黨王長  
知兩翻

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

昶丑  
兩翻

魏舊

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用孟月擇日而祭

自漢

以來宗廟成五祀四孟及臘  
是也魏初用中節夷禮也

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

令魏主毀太華殿為太極殿戊子徙居永樂宮

魏主  
太和

元年起永樂遊觀于  
平城之北苑樂音洛以尚書李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

穆亮共營之

辛卯魏罷寒食饗

舊傳冬至後一百五  
日為寒食初學記曰

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翽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  
於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  
注云為仲春將出火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  
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魏先以寒食饗祖宗

今以其非禮罷之

甲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

親之

朝直遙翻

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

公於洛陽

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渚渚今上谷也廣寧縣本屬上谷

又據水經註潘當作漢

皆令牧守執事

守式又翻

其宣尼之廟祀於中

書省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

謂之踰壇

騎奇寄翻踰與踏同

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遶壇

謂之遶天

蕭子顯曰戎服遶壇魏主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踰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魏主遶三匝

公卿七匝謂之遠天復扶又翻

三月癸酉詔盡省之 卒已魏以高麗

王雲為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

子入朝

句如字又音駒麗力智翻

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

詣平城

從才用翻

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卒

丑豫章文獻王嶷卒

嶷魚力翻

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

財賄為事齋庫失火

齋庫齋內之庫

燒荊州還資

高祖建元二年嶷自荊州

還為揚州

評直三千餘萬

評直論量其所直也

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

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

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

蓋欲諸子不以位執相陵塞悉則翻

上哀痛特甚

久之語及疑猶歔歔流涕

歔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

疑卒之日第庫

無見錢

見賢通翻

上敕月給疑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魏文明太后

之喪使人告于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

吐從

瞰入聲谷音浴

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

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



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

去年長孫百年所俘

秋七月庚申

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朝直遙翻下同考異曰魏吐谷渾

傳作賀魯頭今從帝紀

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

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

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

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

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

使疏吏翻宕徒浪翻比毗至翻

離京

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

離力

智翻謂可保  
藩臣之業也

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

悛丑緣翻  
難乃旦翻

伏連籌

默然

甲戌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來聘

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

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

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

也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

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

然

鎮將二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

考異曰魏帝紀太和

具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順左僕射陸叡討蠕蠕按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唯有十六

年八月順叡出征事與紀合蓋十一年紀誤也

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

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趣七喻翻磧七迹翻

初

柔然伏名敦可汗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

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

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侯其伏代庫者可汗

魏收

曰魏言悅樂也

改元太安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

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

尉紆勿翻臚陵六翻見賢遍翻

賜元玄冠素衣

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今此則玄冠委貌異制

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

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已酉

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

爵而饋肅拜五更

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陸德明曰禮

於至翻即今之揖更工衡翻

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

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

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元卿即上卿

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

昭之招翻

祀文明太后於玄

室

玄室北史作玄堂鄭玄曰玄堂北堂也

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薨哭

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

樂宮 武興氏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

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

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

降戶江翻朝直遙翻

魏以

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

上殷祭太廟

殷祭大祭也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

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

馮熙見一百三十二卷宋順帝昇明元年熙文

明后之兄也

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

聘于魏

琛且林翻

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

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

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家令沈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

傳直總翻

上曰袁粲自是

宋室忠臣

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

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

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

諱惡之義

春秋之義為尊者諱

於是多所刪除 是歲林邑王范

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

范當根純奪林

邑國事見上年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復扶又翻

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

林邑王

魏南陽公鄭羲與李冲昏姻冲引為中書令

出為西兖州刺史

西兖州時治滑臺

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

主納其女為嬪

后為于偽翻嬪毗賓翻

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

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

其繆醜

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

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

事見八十

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謚法昏亂紀度曰荒

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

直治

吏翻

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  
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四

昭陽作  
鹽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

驃

妙翻騎  
奇寄翻

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

寒位重

陳顯達南彭城  
人起於卒伍

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

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

以陳顯達

之居寵思畏終不能自免於猜暴之朝至於稱兵而死豈非繫於所遇之時哉

子休尚為郢府

主簿過九江

自建康至郢府先過九江

顯達曰麀尾蠅拂

麀尾蠅拂麀尾麀屬尾

能生風辟蠅蚋陸佃埤雅曰麀似鹿而大其尾辟麀以置舊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黧又以拂纒令纒不蠹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麀羣鹿隨之皆視麀所往麀尾所是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麀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

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言不須以風流自標置也捉執也

即取於前燒

之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

知之劉昶數泣訴于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

耻

以蕭氏篡宋夷滅劉氏故也數所角翻處昌呂翻

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

魏書帝紀太和十二年

起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上聞

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

為下魏入寇張本

魏遣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巒穎之

孫也

穎曹魏大常邢貞之後邢穎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丙子文惠太

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

好呼到翻

尚書曹

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内外

省悉景翻

太子性奢靡治

堂殿園囿過於上宮

治直翻

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

傍門列修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啓於東田起小苑使

東宮將吏更番築役

將即亮翻更工衡翻更番分番更作也

營城包巷彌

亘華遠

言其彌極華麗而延亘又遠遠也

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

為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大怒收監

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

監工衙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誚才

笑翻

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

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

忽忽者急遽之意

文景乃以佛像

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

待喪耳

掃墓謂掃除墓地也

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

不哭及太子卒上履行東宮

行下孟翻

見其服玩大怒敕有

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啓聞并責

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

人不解其故

惡烏路翻喜許記翻解戶買翻曉也

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

為之救解

為于偽翻

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西昌侯夷滅太子子

孫事見後按鸞翦除高武諸子及太子子孫以成篡事

文惠雖不惡之其子孫亦不能免也觀隆昌建武時事

二月魏主始耕籍田於平城南

魏起於北荒未

嘗講古者天子親耕之禮  
今孝文始行之藉在亦翻

雍州刺史王真惡寧蠻長

史劉興祖收繫獄

雍於用翻惡烏路翻蕭子顯齊志寧  
蠻府屬雍州別領西新安義寧南襄

北建武蔡陽永安安定懷化武寧新陽義安高安左義  
陽南襄城廣昌東襄城北襄城懷安北弘農西弘農析

陽北義陽漢廣  
中襄城等蠻郡誣其構扇山蠻欲為亂敕送興祖下建

康

自襄陽順流東  
至建康故曰下

真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

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

真

齋仗齋庫精仗以給禁  
衛勇力之士將即亮翻

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

道會襄陽真子彪素凶險真不能制長史殷叡真之壻

也謂真曰曹呂來既不見真救恐為奸變正宜錄取

收錄

也攝

馳啓聞耳真納之

考異曰南史真子彪議閉門拒命

使不過隨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回 不逃死勸真仰藥與彪同誅今從齊書 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

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真門生鄭羽叩頭啓真乞出城

迎臺使

使疏吏翻

真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

等小人相陵藉

陵者侮之而出其上藉者蹈之使薦於下藉慈夜翻

故且閉門自

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

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真斬之

為後  
與子

肅食瑤起  
之肉張本

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

建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

為王肅屢引魏兵入  
冠張本琛丑林翻

考異曰南史與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  
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遠憶有  
臣按與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  
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齊書無此語

夏四月甲午

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

東宮官屬文則太傅少傅詹事率更令家令僕門大夫  
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洗馬舍人武則左右衛率翊軍步  
兵屯騎三校尉旅賁中郎將左右積弩將  
軍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常從虎賁督

以太子妃琅



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

戢之女也

何戢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戢則立翻又疾立翻

魏太尉丕

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

為後馮后以詭廢張

本魏主以白虎通云

漢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

王者不

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

朝直遙翻

熙固辭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

戶叛降於魏

沈約曰光城郡疑大明中分弋陽所立五代史志曰光州光山縣舊置光城郡蠻帥

所類翻宗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

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

四廟子孫謂世祖恭宗高宗顯祖之子孫也太和十二年起宣

文堂經武殿用家人禮者畧君臣之敬而序長幼之齒

甲子魏主臨朝堂

朝直遙翻

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

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

共決之

丙子以宜都王鏐為南豫州刺史

鏐丘耕翻

先是

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

先悉薦翻

之鎮道中戲部伍為

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鏐代之子卿還第上終

身不與相見

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

於魏魏人處之河北

是時河北之地猶為齊境雷婆思等益居河南徙處河北則稍近魏

境耳苜菴由翻帥讀曰率處昌呂翻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

極陰之地

盛夏雨雪雨王遇翻自上而下曰雨

風沙常起

風沙大風揚沙也

將遷都洛陽恐

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

鄭玄

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个古賀翻

使太常卿王謚筮之遇革帝曰湯

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此革卦之彖辭也謚氏壬翻

吉孰大焉羣

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

任音壬重直龍翻

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

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

繇直又翻大人虎變

革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澄

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

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

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

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

自明堂左个還宮

召澄

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

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

見賢遍翻沮在呂翻怖普布翻

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

屏必

郢翻易  
以政翻

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

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

卿以為何如

魏主始與任城王澄言其情

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

經畧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

比之周成康漢光明也

帝曰北人

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

後穆泰等之謀卒如帝所慮

澄曰非常之

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

斷丁亂翻

彼亦何所能

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張良贊漢高帝遷都長安故以為比

六月丙戌

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代承平

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

行戶剛翻  
陳讀曰陣

豈非勝

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

袁紹

事見六十三卷漢  
獻帝建安五年

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

事見一百

五卷晉孝武  
帝太元八年

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

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

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

天下混一則車  
同軌書同文

比之懦劣則可

耻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

周制  
五輅

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鄭氏注

魏武之勝

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

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

時欲用兵命冲典武

選銓擇才勇之士選須絹翻

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

亂

此又一周盤龍非周奉叔之父

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

之

徐州城即鍾離城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為太子

為魏主後

廢恂張本

戊子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

用兵

尚神密魏主今露其事以布告四方故亦曰露布移書則移書於齊境也

詔發揚徐州民丁

廣設名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

王融有俊才故以人身自

高且王弘曾孫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數

故以門地自高爾如此也寂曰為爾寂寂寂言冷寞也鄧禹笑人漢司徒融年二十四為

之故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朱雀桁當建康朱雀

云然渡行人大路所由也桁開則行者填咽湫子捉車壁歎

小翻隘也經典釋文曰湫徐音秋又在酒翻捉車壁歎

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掇傳追翻車前有油壁自

給騶八人騶側鳩翻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

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獎者推助以成其事數所角翻因大習騎射騎

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宋泰

始初



南攻義嘉軍功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今板授融蓋重於黃紙也或曰未經勅用者謂之板授使典

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僉助庚翻

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

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

城上慮朝野憂遑遑急也遽也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江左

商為正聲伎伎渠綺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間日隔一

也承奉也范翻參候戊寅上疾亟暫絕氣暫絕而太孫未入內外

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

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

濟世才

王融字元長

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

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邪欲為豎刁邪

召讀曰邵按左傳齊桓公既立

子昭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姬衛姬生無虧易牙因豎刁以薦羞於桓公遂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公卒易牙入

與豎刁殺羣吏而立無虧昭奔宋襄公伐齊殺無虧而立昭是為孝公

雲不敢荅及太孫

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

音斷

短頃之上復蘓

復扶又翻

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

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

朝直迷翻

俄而上殂

年五十四

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鸞聞之急馳至雲

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

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

知不遂釋服還省

釋戎服還  
中書省也

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

深怨之

太孫即位尋見廢弒史以追廢  
之號書之為後殺王融張本

遺詔曰太孫進

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

治直  
吏翻

內外

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

參豫也懷思也命鸞  
參豫其事而詳思其

可否也共下意者令降  
心相從以濟國事也

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

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畧委王敬則陳顯達

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

自此以上皆遺詔之辭瓌古回翻

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

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

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遣祛也逐也言未能祛逐

遊宴之失也自此以上史述帝平生之大略斷鬱林王

丁亂翻長知兩翻樂音洛屏必郢翻好呼到翻

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

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

世祖諸弟存者暉為長長知兩翻

立嫡則應

在太孫

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以世嫡立為皇太孫

由是帝深

憑賴之

太孫已即位故書帝

直閣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

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郎

監古衙翻少詩治翻復扶

又翻為西昌侯鸞欲弑帝先除周奉叔曹道剛張本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

見事

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

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

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

鸞初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鸞獨乘

下帷車儀從如素士從才用翻

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

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

樂音洛

乃更推鸞故遺詔云

事無大小悉與鷹參懷子良之志也

史言子良無奪嫡之志

帝少

養於子良妃袁氏

少詩治翻

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

史言奪適之謀

出于王融

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

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

中書省蓋在太極殿西故使屯於西階以防子良賁音奔將即亮翻

既成服諸王皆出子

良乞停至山陵不許

乞停中書省俟梓宮出葬而後出也

壬午稱遺詔以

武陵王晁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鷹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

文季為護軍

史言遺詔本無此段除授當時稱遺詔行之

癸未以竟陵王子

良為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

三調謂調粟調帛及雜調也逋欠負也

省御

府及無用池田邸治

治據蕭子顯齊書當作治謂治鑄之所也

減關市征稅

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

所謂黃放白催也先悉荐翻

是

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

史為西昌侯鸞篡國張本

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

尉紆勿翻

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

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

騎奇寄翻下同

丁亥魏主辭永

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千餘萬使太尉丕與廣

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

晉制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周

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遺官在洛者為留臺承制行事其後安帝播遷劉裕亦置留臺後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留

守之制

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止可為副魏主曰老者

之智少者之決

言老者經事多故智慮深遠少者氣盛故臨事有斷少詩活翻

汝無辭

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

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脗皆為幹副衆

合七萬出子午谷

欲攻梁益也

脗辯之曾孫也

薛辯見一百一十八卷晉



安帝義熙  
十三年

鬱林王性辨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

樂音洛

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

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

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子良為揚州刺史故帝從在西州

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

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

鉤所以啓鑰今

謂之鑰匙

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

祖侍書胡天翼

王國有師掌導之教訓侍書掌教之書翰

相謂曰若言之二

宮

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也

則其事未易

易以

若於營署為異人所

毆

口毆手翻

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

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

知也

人莫知其子之惡其斯之謂歟

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

使囊盛帶之

征盛時翻

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

居喪憂容號毀

號戶翻

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

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

文惠太子卒於是年正月

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

是年夏四月自南郡王為太孫

世

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

太孫居東宮何妃尚留西

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

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

必能負荷大業

荷下可翻又讀如字

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弗

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

復扶又翻

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

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

作音佐韓愈方橋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若

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注云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朱元晦曰今按廣韻作造也荀子肉腐出蟲魚

枯生蠹貪利忘身禍哉乃作音將祚翻及廉范五袴之謠皆以為此音矣然讀為佐音者又將祚之訛也而世

俗所用從人從故而切為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

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

斂力瞻翻  
伎渠綺翻

下戶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

政朝直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

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

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

言名雖高而輕躁人  
知其必及禍故望促難

可輕襲衣裾

類篇裝毗祭翻弊或從  
衣此云裝者義與弊同

俄而融及禍勉由

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

會工  
外翻融欲

立子良準鼓成其事

鼓以作氣言鼓作  
融氣以成其事

太學生虞羲丘

國寶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

斷丁  
亂翻

敗在眼中

矣及融誅名準入舍人省詰問

詰去  
吉翻

惶懼而死舉體皆

青時人以為膽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

魏收志肆州治  
九原天賜二年

為鎮真君七年置州領永安秀容雁門郡而永安郡定

襄縣注云真君七年并雲中九原晉昌屬焉則知魏肆

州蓋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漢之定襄縣地

蓋曹魏所置新昌郡之定襄縣其地在陁嶺之南古定

襄在陁嶺之北隋志雁門郡後周置肆州隋改曰代州

又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此蓋因古定襄

以名郡參考可知矣宋白曰後魏置肆州於九原非古

九原漢末曹公所置定襄郡之九原縣也唐為秀容縣

忻州定襄郡治焉後魏書云太平四

年置肆州治秀容州領靈丘等八郡

見道路民有跛眇

者停駕慰勞

勞力到翻

給衣食終身

此亦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見者則給衣食目

所不見者豈能徧給其衣食哉古之為政者孤獨廢疾者皆有以養之豈必待身親見而後養之也跛補火翻

跛者一足偏短眇者一目偏盲眇亡治翻

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

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

行下孟翻

命赦

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

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奸帝曰誠如卿言然

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

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

嚴諸君不可不慎

馮誕后戚既親且貴故語之以儆百司

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黹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

東方朔曰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黹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注曰黹音主苟翻謂以玉為填用黹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黹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塞悉則翻

彼廢疾者

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

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

有司之法

撓奴教翻

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

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

治直吏翻

境內

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

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

號者所領將軍號也

九月

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

丁巳

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辛酉追



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

渚在

東府前秦淮之渚也

帝於端門內奉辭輶車未出端門亟稱疾

還內

端門宮之正南門內大內也輶音溫輶音京

裁入閤即於內奏胡伎鞞

鐸之聲響震內外

伎渠綺翻鞞頻迷翻

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

廟號世祖

景安陵亦在武進帝遺詔所命陵名也在休安陵東所卜第三處休安陵蓋帝祖宋大常

樂子所葬高帝受禪尊為休安陵

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

詣故太學觀石經

故太學漢魏所營者

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

其子舊朝于魏

朝直遜翻

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 魏主

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

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于馬前

稽顙於前將諫南伐也稽音啓

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

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

行竟何之也

言違東南伐無異獨行

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

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

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

此亦所以怖羣臣而決遷都之計也復扶又翻

策馬將出于是安定王休等並慙勤泣諫帝乃諭羣臣

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秦引

商鞅之言

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

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

舊人謂與魏同

起于北荒之子孫即所謂國人

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遊行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

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省悉翻至鄴

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不肯歸北蓋慮北人歸代復戀土重遷也乃遣任

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

謂革也謂前筮之遇革今之遷都真以革北方之俗易說卦曰革去故也王其勉之帝

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

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隱度也度

徒洛翻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樂音洛中竹仲翻帝曰卿既不

唱異言不唱為異論也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

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孫也

于栗磾事魏道武帝建將也磾

丁奚

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于長安城北石

省

山

北地郡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郿州按水經注石山當在長安城東北有數谷數水出

焉北流注于渭先悉薦翻

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

欲邀結齊師以爲應援使疏吏

省

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

七州民皆響應

七州雍岐秦南秦涇邠華也雍於用翻

衆至十萬各守堡

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

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

考異曰齊書穆亮作繆老生今從魏書陰

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

長安廬淵薛盾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

降戶淵唯

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冬十月戊寅朔魏

主如金墉城徵穆亮

徵穆亮於關右

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

董爾經營洛都

董爾北史作董爵

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

自金墉西如河南又自河南東如豫州此豫州謂虎牢

城也魏明元帝改虎牢置豫州獻文帝取懸弧又置豫

州以虎牢為北豫州今主太和

十九年罷北豫州置東中府

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

解嚴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

遷都之議既定停南

伐之師故解嚴奉神主而行故有行廟

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

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

伏

開發也伏厭伏也言北人安土重遷蔽於此說不肯降心以相從澄援引曉喻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

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壬寅尊

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

即文惠太子妃王氏也

立妃為皇后

即何妃也

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

是年三月王肅奔魏今方得見

魏主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

降人初至君臣情分

甚為闊疎言有當心故促席近前以聽之不覺其分自之疎也與之言而弗厭倦日為之移晷不覺其久也

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

語至夜分不罷

間古覓翻  
屏必郢翻

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

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

儀文物多肅所定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

家於平城

帥讀曰率  
從才用翻

辛亥封皇弟昭文為新安王昭

秀為臨海王昭粲為永嘉王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

月癸亥徙居之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

俊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俊罷廣司二



州按齊書劉悛傳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渚間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

東宮時世祖即位悛自廣陵遷督司州徵入為長兼侍中悛七倫翻又丑緣翻傾貲以獻世祖

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即位

悛所獻減少

稱尺證翻少詩治翻悛傳云悛作金浴盆等欲以獻世祖還都而世祖晏駕鬱林新

立遂減其所獻

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

猶禁錮終身悛劬之子也

劉劬死于桂陽之難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五

開達闕  
茂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

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  
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

建武元年

是年十月始  
改元建武

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

此鬱林  
王改元

也

大赦 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

雍於  
用翻

以主幼時艱密

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

諸州各有作  
部主造器仗

征南大將軍陳

顯達屯襄陽

去年秋武帝以魏將入寇遣顯達鎮樊城

子懋欲脅取以為將

將即亮

顯達密啓西昌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

寄翻

徙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

白直俠轂自隨

諸王有白直有夾轂隊俠讀曰夾

顯達過襄陽

過音

子

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

子懋自稱天王蓋謂是王家諸王也

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

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

此間人亦難可收用

此間人謂襄陽人也

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

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

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

隨王子隆初以鎮西將軍鎮荊州引衍為

諮議參軍

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

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

介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

是從若咱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

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

咱徒濫翻折之舌翻率所

律

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

此時西昌侯已有殺諸王

之心矣蕭衍由是以籌略見用

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

將即亮翻鸞疑

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

白服若得

罪而白衣領職者

衍撫安之

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

安陵

鬱林王即位追尊父文惠太子曰文帝陵曰崇安廟號世宗據竟陵王子良傳陵在夾右

癸

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

水經注河內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銘

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

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嗚呼

介士胡不我臣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

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

帝謂鬱林王

珍之

所論薦事無不允

允信也肯也

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

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

云

語牛倨翻

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

舍人

後閤禁中後閤也南史曰龍駒日夜在六宮房內

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

被貂裘

著陟略翻被皮義翻

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

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

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

好呼到翻文惠太子廟號世宗塗泥也以塗泥相擲為樂

也跳躍也賭跳者以跳躍高出者為勝跳他弔翻

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

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

汝末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

上庫所儲以備

軍國之用齋庫以供齋內所須人主之好用出者出三億萬數之外也

金銀布帛不可勝

計

勝音升

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

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

樂音洛

蒸

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

更工衡翻李延壽史以霍為文帝幸姬則世祖

當作世宗

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

朝直遙翻下同

鸞數諫爭

數

角翻乎讀曰諍

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



王鏘為世祖所厚

世祖恐亦當作世宗

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

如何

鬱林王少字法身

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

寄先帝臣等皆年少

長知兩翻少詩治翻

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

陛下無以為慮帝還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

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

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言且又小時聽鸞專

也衛尉蕭湛世祖之族子也

蕭子顯齊書曰湛於太祖為絕服族子湛氏士翻

自世祖在郢州湛已為腹心

宋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都下消息太祖遣湛就

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

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

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閣為世宗所

知

蕭子顯齊書曰坦之以勲直為世祖所知既為東宮直閣則從世宗為是東宮亦有直閣將軍帝以

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

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

帝醉後常裸袒

裸郎果翻

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

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向後

亦淫佚

佚音逸淫佚放也

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

處昌呂翻

翻下處之同杜預曰伉敵也儷耦也伉苦浪翻儷力計翻

又與帝相愛狎故帝

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

內清雜無復分別

別彼列翻

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

后流涕覆面

覆敷又翻

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

少詩活翻

坦之附耳語帝曰

語牛倨翻下每語同

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

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

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

湛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

悛丑緣翻

恐禍及已乃

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

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

轢郎狄翻

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

翼者

分列左右若兩翼然也

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

訶虎何翻

每語人曰周

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

援

說輸芮翻下鸞說此說同

己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

蕭子顯曰宋泰始中淮北

沒虜徙青州治鬱洲齊建元四年徙治朐山後復舊

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

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

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

說輸芮翻下同

奉

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湛稱敕召奉叔於省

中毆殺之

省中尚書省中也毆爲口翻

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

可其奏溧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爲南郡王侍讀

溧陽縣自漢以

來屬丹陽郡其地在建康東南帝初封南郡王溧音栗

前此說綦母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

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令召而使

之誰不忼慨近聞王洪範

王洪範即轉言日月相者也

與宿衛將萬

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槌牀

將即亮翻槌傳追翻

君其密報周奉叔

使萬靈會等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

蕭湛時以衛軍司馬

兼衛尉卿掌宿衛兵

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

尚書省在雲龍門內

兩都伯力

耳

都伯行刑者也今謂之劊子

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

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

復扶

又翻少詩治翻少日言無多日也鸞錄尚書事故稱為錄君

父母為殉

謂皆將從坐而死也

在

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

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

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

比毗必翻又毗

至翻勝  
音升

况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

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

北京謂平城  
張竹亮翻

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

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

富室競以第舍相尚

北都亦謂平城魏既  
遷洛以平城為北都

宜因遷徙為

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

陽輕將從騎

從才  
用翻

王者於闐闐之內

宮中門曰闐闐  
詩門屏間曰闐

猶

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

三思  
暫翻

其四以為陛

下耳聽法音

法音謂雅樂也

目翫墳典

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三墳五典後世不復見其全

此特大量言之

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

虞度也景昃日昃也日景過中

則昃昃音側

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

謂文明太后之殂已

久而帝孝思不忘也

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獻明所用未足為煩

然非所以嗇神養性

也嗇愛也

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

拱司契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有德司契司主也契要也治直吏翻

帝頗納之

顯宗麒麟之子也

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武帝永明元年

顯宗又上言以



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貢察者謂察舉秀才

孝廉而貢之於朝

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

復扶又翻彈坐者彈劾其違而

坐之

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

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

臣

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又紂時箕子為奴周文王武王皆禮而用之

苟非其才雖三

后之脗墜于皂隸矣

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釋曰卑直馬者隸

附屬者三后謂夏商周之王也

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

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

寸長銖重者先叙之

言其人比之衆人稍有一寸之長一銖之重則先叙用之則賢

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

當丁浪翻

不在於重苟不

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

嚴不足懲禁

參夷謂夷三族也捶止樂翻僥幸免翻

今內外之官欲邀當

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

敦迫也厲嚴以勉之

遂成風

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

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

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

邑猶存宗周

周成王宅洛以豐為宗周存故都也

漢遷東都京兆置尹

後漢

都雒陽置河南尹而長安仍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

察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

曰邑况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

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

如故事

魏初都平城分畫甸畿置司州於平城置代尹

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

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

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羣萃而州處其

言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田野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

別彼列翻伎渠

綺翻處昌呂翻下同處同

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

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

悴泰

翻醉

則是衣冠阜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

歌舞或講肄詩書

肄羊至翻

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

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

成士人之子効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

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

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

此

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

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則清濁連薨何其

略也

度徙洛翻薨謨耕翻屋棟所以承瓦

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

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

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

如豫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譙梁陳潁等郡縣又於青州

界僑置冀州諸郡  
縣是也僑渠驕翻

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

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

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

魏初得河南止置四鎮郡  
縣多所併省少詩治翻

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

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

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

朝直遙翻  
比毗至翻

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

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論語孔子曰君  
子周急不繼富

帝覽奏甚

善之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

規度其地以立方澤

辛

卯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劉數等聘于魏

數胡教翻

丙申

魏徙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為高陽王

將以河南潁川

為畿甸故二王徙封

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

城

考異曰魏帝紀作閏月按魏閏二月齊歷之三月也

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

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

魏營洛以洛為司州改平城之司州為恒州分恒州

東部置燕州治昌平

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

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

外非帝王之都也

恒戶登翻

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

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

南遷衆情不樂

樂音洛

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

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

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

卜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又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今無其人卜之

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左傳載闕廉之言

黃帝卜而龜焦

天老曰吉黃帝從之

杜預曰龜焦兆不成也字書釋灼龜不兆為焦

然則至人

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



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

拓跋

舊律謚平文皇帝晉明帝大寧二年昭成皇帝更營盛

通鑑書惠帝賀偃徙居東木根山樂拓跋什翼犍謚昭成皇帝通鑑晉成帝咸康元年烈

帝翳槐城盛樂次年昭成嗣國咸康七年築盛樂新城更工道武皇帝遷于平城

晉安帝隆安二年

朕幸屬

勝殘之運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朱元晦曰勝殘謂化善人不為惡也屬

之欲翻會而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復扶又翻

熙壽之

孫穆壽事魏太武帝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分扶問翻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

禮志北史紀皆云

三月庚辰按長曆三月丙午朔無庚辰魏閏二月齊閏四月魏三月乙亥朔齊歷之四月也故置於此

辛巳武陵昭王畢卒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

帝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鬱林但虞子良為變而不知驚謔之謀已成矣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見論語

王融乘危徼

倖

微堅堯翻

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

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

之士烏可近哉

躁則到翻近其漸翻

己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

魏端午七夕之饗猶寒食之饗

皆夷禮也

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鎮列

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

治直吏翻

去十五年京官盡經

考為三等

去十五年猶云昨太和十五年也

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

定京官治行

欲以考州鎮屬官之法考京官載子亥翻行下孟翻

魏主曰考績事

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

史言魏孝文明於君人之體不使權在臣

下

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本號

鎮軍將軍也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 五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齊書魏書帝紀皆無此日今據齊書志南史紀

六月己

巳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清

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

盧度世避崔浩之禍其後自出魏太武寵任之散悉重翻騎奇

寄翻昶丑兩指

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

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為貴勿

迭相矜夸見於辭色

使疏吏翻下同見賢通翻

失將命之體也

將奉也奉

命而行謂之將命

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為使持節都

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

江南皆春秋時吳越楚三國之地魏

主親餞之以王肅為昶府長史昶至鎮不能撫接義故

宋蒼梧王初昶鎮彭城棄鎮奔魏故義故在焉

卒無成功

卒子恤翻

壬午魏安定

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

尉紆勿翻

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壬戌魏主北巡

西昌侯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

媼烏皓翻

異語謂外人籍籍口語言鸞等相與有異謀也

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

從才用翻

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

復闕咨於鸞

復扶又翻

是時蕭謚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

晏摠尚書事謚密名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

人物

約語者約束而語之語牛倨翻

謚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

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

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

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

徐孝嗣為王儉所薦武帝

擢而用之遺詔託以尚書衆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荷下可翻

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

謂褚淵也笑則啓齒故云齒冷

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

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

鸞時領鎮

軍將軍故稱之

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

誰樂無事廢天子邪

樂音洛

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

姥言耳豈可信耶

朝直遙翻姥莫補翻女老稱

官若無事除此三人

誰敢自保直閭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

未能發

言曹道剛密有圖鸞等之謀而未能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時始興內史蕭

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湛欲待二人至藉其執

力以舉事

以二人方自外郡歸各有兵力自送為可藉也

鸞慮事變以告坦之

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

等轉已猜疑

比毗至翻

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

又復扶翻

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

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

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

直後亦宿衛之官待衛於乘輿之後者也

大言

於衆曰吾等荷恩

荷下可翻

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

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

懼而失其

常度也比必

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

兼翻及也



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

壽昌殿武帝所起宴居常居之

聞外有變猶

密為手敕呼蕭湛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湛引兵入

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

趨七喻翻刺七亦翻

以帛

纏頸輿接出延德殿湛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

拒戰

操千高翻楯食尹翻

湛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

衛素隸服於湛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

言行至西弄弑之

此延德殿之西弄也丁度集韻曰弄厦也屏也亦作屏帝死時年二十二

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

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  
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  
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圍碁左右聞  
有變驚走報淪淪每下子子碁也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  
還齋卧竟不問外事謝淪為此兄肫之教也大匠卿虞悰竊歎曰

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

大匠卿即漢將作大匠之官蕭

子顯曰掌宗廟  
土木悰祖宗翻

悰嘯父之孫也

虞嘯父虞潭之子事  
晉孝武帝父音甫

朝

臣被召入宮

朝直遥翻  
被皮義翻

國子祭酒江數至雲龍門託藥

發吐車中而去

吐土故翻嘔也

西昌侯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

為腹心

散悉翻

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

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

史言謝淪江數以名義自將僅能如此而已特立不懼孫謙庶

幾焉

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

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

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

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辛丑魏主至朔州

魏收地形志雲州舊

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漢五原郡魏為懷朔鎮孝昌中始改為朔州今此朔州當置于雲中之盛樂時置朔州於定襄故城領盛樂廣牧二郡宋白曰孝文遷洛之後於今朔州北二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後亂廢

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為太尉鄱陽王鏘為司徒車

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

鏘千羊翻  
騎奇寄翻

尚書左僕射王晏

為尚書令 魏主至陰山

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

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

鸞兄鳳生遙光遙欣  
遙光嗣始安王爵

鸞有

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

蕭遙欣為兖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

故用之 癸丑魏主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

撫宜鎮甲子如柔玄鎮

此六鎮自西徂東之次第也水  
經注懷朔鎮城在漢光祿城東

北考其地當在漢五原稠陽塞外杜佑曰在馬邑郡北三百餘里武川鎮城在白道中溪水上白道在陰山之北又北出大漠柔玄鎮在干延水東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漢代郡且如縣故城南則魏柔玄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也且音子閭翻撫宜鎮城未考其地若以前說六鎮自五原抵濡源分置于三千里中則撫宜當在武州柔玄之間相距各五百里據前高閭之說則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耳按北史宜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九月壬申朔魏詔曰當作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戴子亥翻

可黜者不

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

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

上等下等各又分為三等

六品

已下尚書重問

重直用翻

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

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

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

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入無怨者

史言任城王澄之平明

壬

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

朝直用翻

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

之任非徒摠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

等居官年垂再朞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

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  
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  
尉但為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廞曰叔翻到省  
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廣陵王羽字叔翻稱昌  
孕翻比毗至翻頗傍禾  
翻亦偏也  
懈居隘翻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

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

辟辟毗  
亦翻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

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罪亦應大辟

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

魏官本祿之外  
別有恤親之祿

盡從削奪

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

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

澄於魏  
主叔也

又謂長兼尚書

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

數所  
角翻

可解長兼削祿一

暮其餘守尚書尉羽廬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

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尉紆勿翻數所具翻唐虞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其黜陟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者各  
思盡其職不為奸欺就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  
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力有所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  
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



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不稱而今考能稱其職者能自  
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  
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計羣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歲  
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則大計羣吏  
之治而誅賞之是蓋無日而不考覈而誅賞則行于三  
年大計之時蓋俗益薄人益嫵而行九年之黜陟則為  
賒緩觀魏孝文之考績不過慕  
古而務名非能行考績之實也淵祖之兄也兩翻帝又

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

憊然憊罔甫翻憊然者  
悵然失意之貌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

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

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漸子  
廉翻聞見

廣博若永居恒北

恒戶登翻

復值不好文之主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不

免面墻耳

書曰不學墻面言猶正墻面而立無所睹見也

對曰誠如聖言金日

碑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

金日碑事見七十一卷漢武帝後元元年七世

知名謂七世內侍也碑丁奚翻朝直遙翻

帝甚悅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

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執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

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展履至車後迎之

言急於出迎不暇躡履至

也跟也

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

於鏘

宮臺猶言宮省也屬之欲翻

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榮

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

李延壽思倖傳曰武

官有制局監外監皆領器仗兵役油壁車者加青油衣於車壁也王儉議曰衾書車十二乘古副車之象也榆

穀輪輦子壁綠油衣說輸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

朝直

翻梁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

上時掌翻下直上西上同

東城人正

共縛送蕭令耳

東城謂東府城也按蕭子顯齊書世祖遺詔以鷹為侍中尚書令此時已

進錄尚書事梁曰蕭令蓋以舊官稱之

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

度東府

海陵王既即位鷹出鎮東府上臺兵力悉割以自隨度過也

且慮事不捷意

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

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

復扶又翻

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

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

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

才能

太祖當作世祖

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

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閭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

獲安不成猶為義鬼

諸王置防閭以勇畧之士為之以防衛齊閭杜佑通典唐制親王府

並給防閭庶僕白直下至州縣亦有白直

防閭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

孝武常用之

謂宋孝武帝自江州起兵誅元凶劬也

若舉兵向闕以請鬱

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

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

假鸞黃鉞內外纂嚴

考異曰齊帝紀作乙未按是月壬申朔上有癸未而下有乙酉丁

亥蓋癸未當作癸酉乙未當作乙亥耳

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

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汧流直上

上時掌翻

至夜回襲

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

諸州刺史各有城局參軍掌修浚備禦

子

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

勇躍願奮

子懋自雍州徙為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勇當作踴帥讀曰率雍於用翻

叔業畏

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

不失富貴也

說翰芮翻散悉但翻

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

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

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

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

沮在呂翻

說翰芮翻將即亮翻

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

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

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預其謀得為主人死

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

為于偽翻斂力曉翻下殯斂同鑊戶郭翻

玄

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

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

遺于季翻

行金得達僧

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

卒子恤翻

于琳之勸陸超之

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

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田橫客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超之守死故以此言愧

琳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

趙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

僵居良翻

玄邈厚

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史言董僧慧陸

趙之義烈折而設翻

嚮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安

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

歐陽今真州間即其地也

遣部將濟陰陳伯

之先驅

將即亮翻濟子禮翻

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嚮又遣徐

玄慶西上害諸王

上時掌翻

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

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

寓曰僕受朝廷意寄

意寄謂屬意寄託之

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



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

使疏史翻

若朝廷必

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

異曰考

南史明帝使裴叔業賫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非詔軍法行事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由此得還昌寓尚之之弟子也

何昌寓於此有周昌之節矣

鸞以

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錄

琇音錄

音求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

孔靖見一百二十三

卷晉安帝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元興二年

南平王銳防閭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為司徒桂陽王鐸為中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解嚴

尋陽已定諸藩王已死故解嚴

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

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瀾

肚敦尾翻  
遺于季翻

為書曰可力

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

史記載淮陰侯答蒯徹之言衣人之衣於既翻

二謝兄弟比肩貴近

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世多有如此而得名

者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

胛古洽翻肩背

之間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柘勸王出以示人

柘音石考城前

漢之留縣也屬梁國後漢章帝改曰考城屬陳留郡晉惠帝分屬濟陽郡蕭子顯齊志南徐州南濟陽郡有考城縣皆晉氏因郡人南渡而僑置也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

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

轉言之

王洪範禁衛舊臣驚以此覘之其言如此驚益無所忌矣相息亮翻

王母祐之姑

也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

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

理

好呼到翻

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

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慙勤

鑠以太傳錄尚書事太傳上公故稱錄公

流連不能已

流連不能相捨之意

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

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

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

行下孟翻

宣城王

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

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

東昏侯之世遙光卒如鋒言

宣

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

遺于季翻誚才笑翻

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

祠官使行

祭事也

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

上時掌翻鋒

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

殺建安王子真

姓譚柯姓也吳公子柯廬之後

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

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

殺巴陵王子倫

茹音如

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

琅邪城有守兵

晉置南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齊徙治白下北臨江許故有守兵

宣城

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

華戶化翻

伯茂曰公若以

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燭

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

見一

百三十五卷高祖建元  
元年朝直遙翻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

人如灋亮事世祖權寄甚重

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

使疏吏翻

此酒非

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灋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

帥所類翻

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

間讀曰閑

訪以州

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

慮弗及

恒戶登翻

於是威行州部

州部謂一州之內也

大為姦利武

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

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畢遂免還南海王子罕  
成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  
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

本草圖經曰熊形類犬豕而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見  
人則顛倒自投而下冬多入穴而藏蟄始春而出其脂  
謂之熊白十一月取之須其背上者陸佃埤雅曰熊當  
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厨人答典

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

事見一百三十

八卷永明八年

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

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大主無罪而



一時被囚

被皮義翻

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

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

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諮籤帥參軍范雲

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

謂所持以詣籤

帥而其所得倍其所持之本也

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

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

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

言有意於翼輔帝室

而復害之

復扶又翻下勿

復同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此上歷叙典籤之弊

宣城王亦深

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

長知兩翻

朝出閨闥暮

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

處昌呂翻

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揔至

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

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室杜預注曰間猶與也去其

位與治王之政事

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諸王置典籤始

於宋故  
云然

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為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昌  
為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為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

弟誕諶之兄也

史言宣城王用其親黨  
分據方面諶氏壬翻

甲辰魏以太

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

守手  
又翻

戊申

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

亥發平城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

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

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

嬰纏也疴烏黃翻弱

也杜預曰瘠疾也

弗克負荷

荷下可翻又如字

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

鍾慈太祖

蕭承之追謚宣皇帝太祖之父而蕭承之祖也太祖又素愛鷹故云然

宜入承寶

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

蕭子顯齊書自此以上著於海陵王

紀

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

蕭子顯齊書此語著於明帝紀

癸亥高

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此時方改元建武

以太尉王敬則為大

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詵

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

悰祖宗翻

帝以悰

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齋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

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

詩曰其命維新

不敢聞命

因慟哭

史言虞悰柔而能正過謝淪兄弟遠甚

朝議欲糾之

朝直遙翻

徐孝嗣

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

晏等興席

上時掌翻興起也

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

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

共載還令省

令省謂尚書令所舍也

淪正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

甚憚之 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

謂非如禹

貢任土作貢也

悉加禁斷

斷音短

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詔曰

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

比毗至翻

使父子乖離室家分

絕朕方蕩壹區字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

哉

謂江南之人將不知魏朝之德也朝直遙翻

可詔荆郢東荆三州禁勒蠻

民勿有侵暴

魏初置荊州於上洛太和中徙治穰城置郢州於真陽真陽漢汝南郡之慎陽縣也

置東荊州於沘陽

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

丁丑魏主如鄴 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

為江夏王

夏戶雅翻

寶源為廬陵王寶寅為建安王寶融為

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

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

恒貢自今悉斷

觀此則江左之政縣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貢天臺矣

乙酉追尊

始安真王為景皇妃為懿后

丙戌以聞喜公遙欣為

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為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

寶義有廢疾

痼疾不可復用為廢疾長知兩翻

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

居中

居中謂為揚州刺史

遙欣鎮撫上流

戊子立皇子寶卷為

太子

卷讀曰捲

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

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

宋泰始初崔道固降魏

魏主敕後軍

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

里行下孟翻牧地縱則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橫則距河十

來矣有自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許畜

翻救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平統萬八

年赫連定滅秦定尋西奔為吐谷渾所禽秦地皆入于魏十六年魏平涼州以河西水草豐

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蕃讀如紫馬至二百餘萬匹素駝半

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



河陽牧場即宇文福所規牧地畜許六翻

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

又翻復扶

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

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梁武帝普通元年魏改元正光

史歷言魏之馬政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

令致仕

用古者七十而致事之說

並窮困私門庾子詔依舊銓叙上

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為侯

上詐稱海陵

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

數所角翻御師醫師也以其供御故謂之御師至于隋世

尚藥局有侍御醫又有醫師

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漢東海王彊以天下讓葬用殊禮

魏郢州刺史韋珍

韋珍先以樂陵鎮將與東荊州

刺史桓誕同鎮沘陽尋為郢州刺史

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

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

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魏主以上廢海陵王

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

請降於魏

將即亮翻雍於用翻使疏史翻降戶江翻

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

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

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

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

從才用翻

以尚書僕射

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

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

周魴事見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二年魴符方

翻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國人者與魏同起於北荒之子孫也

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續之族弟也

劉續

臣於齊而屢使於魏與芳皆彭城人蓋同出於楚元王之後

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

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

大臣貴戚皆以為踈已快快有不平之色

快許兩翻

帝使給

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

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疎也衆意乃稍解凱馘之

子也

陸馘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馘蒲撥翻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

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復方相目翻

州刺史高閭

相息亮翻

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

必無誠心

質音致

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

來

使疏史翻

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

以為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

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

鎮南為鎮軍任音壬

朕為

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眾皆曰諾鎮軍將軍李

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

少詩治翻

為內應者未

得審諦

諦音帝亦審也

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歟虛實誠未可知

降中江翻

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

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

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畧矣

孤負也敗補邁翻

任城王澄曰

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

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

樣重

緣翻

食無甌石之儲

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甌甌受二石甌音都濫翻

又冬月垂

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倣戴南畝之時

百堵皆興謂新遷之人當

作室也倣戴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倣昌六翻始也

而驅之使擐甲執兵

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

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擐音宦

且諸軍已

進非無應接若降歟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

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

率然輕易之意

上下疲勞若空行空

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楊亮以

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

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

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

將即亮翻

休逞之玄孫也

魏道

武伐中山崔逞降之

戊辰魏主至懸瓠已已詔壽陽鍾離馬頭之

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降戶江翻

魏主命盧淵

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

之

赭陽即漢晉之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猶屬南陽郡至蕭子顯齊書赭陽葉二縣皆不見於志下言北

襄城太守成公期拒魏則北襄城郡置于赭陽明矣葉式涉翻

乃與征南大將軍城陽

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

考異曰齊書



作盧陽烏韋靈智按陽  
烏淵小字靈智珍字也  
驚長壽之子城陽王長壽見一  
百三十二年宋蒼

微王元佐寶之子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寶八朝于魏  
北襄城太守

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于沙碣  
碣烏葛翻碣壅也以  
聚沙以壅水故以

為地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晉武帝  
太康中

分南陽置義陽郡惠帝又  
分義陽置新野郡  
先是魏主遣中書監高閭

治古樂先惠薦翻會閭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

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鐘律帝從之  
太樂祭  
酒益太

和中初  
置是官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